

## 三彩风·专栏

【信马由缰】



■ 马继远

70后,洛阳土生土长,现在深圳谋职,闲时鼓捣散文,常被误认为老年作者。

似乎在一夜间,深南大道、北环大道等深圳的主干道,突然挂上了火红的中国结和红灯笼。夜色降临,十里长街,红色成了炫目的飘带,平时让人眼花缭乱的路灯、车灯,都被烘托得温暖、喜庆起来。

红灯一亮,城市里过节的气氛就被点燃了。公园、小区的不少榕树也“长”出了红灯笼,像绿树中开了朵朵红花。在迎春花市里,赏花、买花者络绎不绝——南方人有买花过节的传统习俗。商家更不用说,都早早地打出了优惠促销海报,极力吸引人们前往

## 抢票新年俗

采购年货。

节前的景象如此火爆,却并非人人都有心情欣赏、感受。铁定留在深圳过年的人,多为原住民,或者来这里时间较长,已经在此落地生根的人们。对于来深圳打工、追梦的“深漂”族,远方的家乡才有春节的味道,此时此刻,他们最渴望的是能马上有一张回家的车票。

街头巷尾,你稍稍留心,就很容易归纳出人们常说的几句话:“春节回不回去啊?”“抢到火车票了没有?”然后感叹一番:“车票真不好抢啊!”虽说很多城市都有抢票现象,但恐怕都不会像深圳这样,一张小小的车票,牵动大半城人的心。

打算回家过年的人,会早早地计算好抢票日期,然后满怀希望地守候在电脑前,只等时间一到,便点击鼠标抢票。结果往往是12306网站根本无法登录。刷新N次,费了莫大力气登录上,却显示无票。失望之余,他们骂骂咧咧,可仍要振作精神,夜以继日地刷新页面,期盼奇迹发生,抢到一张别人退回的车票。

车票都去哪儿了?实名制、网络售票已实行好几年了。神州大地上的高铁线路纵横交错,与

日俱增。可每到春运期间,抢火车票的难度,简直不亚于高考挤“独木桥”的难度。

在“黄牛党”一秒钟刷千张票的神速面前,普通人使用“抢票软件”也无济于事。12306网站面对海量购票人群,经常陷于瘫痪状态。难怪有网友调侃,铁路方面真该请“黄牛党”当技术顾问。抢不到票的人,只好去找“黄牛党”。在卖方市场的大背景下,找“黄牛”买票也需趁早去抢。最后仍抢不到票,就只能多花钱乘飞机了,机票相对火车票总还好买一些。

每年春节前后,抢票都要如期发生,在可预期的将来,也无结束的迹象。新闻里说广东即将放开“单独二胎”,若干年后,抢票的人估计会更多。既然看央视春晚都被视为新年俗了,那么,春运抢票活动影响如此广泛,人们的感受如此强烈,与春节关系又如此密切,也应该被视为新年俗。

听那些来深圳时间较长的人说,春节期间回老家过年的人多了,市内人流、车流锐减,显得相当冷清。来深圳后的两个春节,我都是抢票回家过年,当然也很希望尽快在这里真正安家,不再受那抢票之苦。

【青墨红尘】



■ 李青

专职编辑,业余写作,中篇小说《谁都救不了你》曾获《当代》文学拉力赛冠军。伪装的“情感专家”,著有《读懂老婆,做好老公》《读懂老公,做好老婆》。

## 我的80年代被偷走了

“80年代”成为热词,在众多文化精英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之下,20世纪那个刚刚在拨乱反正中苏醒过来的年代成为诗意的年代,引得不少文艺青年和政治青年向往。

没想到这股风潮具体而微地波及到我的身上。

当我开始习惯了附庸风雅时,80年代已经接近尾声,但还是借助那文化开放、思想解放的盛世,我陆陆续续买了一些书,从尼采到弗洛姆,从老子到庄子,从李泽厚到刘再复,虽然并不能看懂他们的著作,但总觉得应该拥有,每次看到书架上整齐排列的书,高端大气的感觉便油然而生。

后来搬家,书都被我留在旧居顶楼的储藏间里,好多年没理睬过它们。前不久,哥哥告诉我,储藏间里的书似乎被人翻过,我没放在心上,又过了两天,储藏间里三个书架的书竟然被人搬光了,而且一定不是简单偷去当废品卖,因为还有一些更厚重的工具书和专业书被挑出来丢在一边。储藏间是靠着露台围墙搭起来的,门上的锁完好无损,要搬书得翻到围墙外面从窗户爬进爬出,高空作业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。

那批有着浓厚80年代印记的书籍,在寂寞的杂物间里安然躺了多年无人问津,不想在翻涌而来的80年代怀旧潮里,却被某个好学敏思的小偷唤醒了。这件事让我啼笑皆非。虽说这批书与其被我丢弃在灰尘里不闻不问,还不如再一次找到令它们重见光明的新主人,但对我来说始终觉得很失落,如果它们还属于我,即使我不会去翻捡,依旧可以随时带我回到过去,如同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,即使我不会在深夜光顾,但它存在,就会让我觉得安全,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流落街头、无处可去。

现在我的80年代已经无迹可寻了,尽管我明白真正的80年代并没有如今重叙中的那么美好。一个闭锁已久的铁皮屋突然被打开了几扇门窗,外面的世界对闷在铁皮屋里的人的冲击,与初生婴儿的新鲜和亢奋没有两样,只是婴儿没有记忆,无法重构他的激动和感动。在阅遍风景的成年人眼里,婴儿的激动和感动是可爱的,也是可笑的。同样,我们现在回头去看80年代,除了被其中蓬勃向上的生命力打动,难道不该有一点怜悯和悲哀?

不管是90年代还是80年代,我们都回不去了。现在的年代,虽然没有80年代激昂高蹈的理想主义,但每个人都有了属于自己的理想主义,即使是那个偷走我的80年代的小偷,也有他向上的路径。

【凌秀生活】



■ 梁凌

喜读书,爱思考,相信美好。一边煮饭,一边阅读,偶尔作文养心,出版有散文随笔集《一个人的行走》《心有琼花开》等。

昨天晚上,不知为何事,我刚抱怨两句,一块芝麻糖就突然跑到了我嘴边。

我扭头一看,娃他爸正笑眯眯地看着我,那块芝麻糖就“长”在他手上,他狡黠地暗示我——快用芝麻糖粘住嘴吧!

我忍不住笑了起来,这才想起,快到腊月二十三了,该祭灶了!

祭灶就要烙糖火烧,就要多准备些芝麻糖,这些东西全是甜的,老灶爷吃了才会上天言好

## 糖火烧 芝麻糖

事。像我这样啰啰唆唆的老妈子,今天享受了老灶爷的另一种待遇——他们不想听我唠叨,便用芝麻糖粘我的嘴。

先生说,他小时候祭灶,他的母亲是极其用心的,烙好饼,放在供桌上,用两个升子,一个装稻草、麦秆,做老灶爷升天的马粮;另一个装五谷,让老灶爷带上天,好向玉皇大帝回报,来年五谷丰登。这一切都准备好了,全家人才开始祭灶。

那时候,村周围有厚厚的寨墙,一棵五人合抱的大杨树就长在寨墙门口,谁也说不清那棵树长了多少年。树老成精,村里人对它充满了敬畏,不仅不敢动它一根枝、一片叶,逢年过节时的祭拜也要从那里开始。

先生拿着鞭炮,从老杨树开始放,一路放到山上的火神庙、奶奶庙。先生穿着小棉袄,头上扎个小揪揪。小孩子是喜欢放炮的,欢天喜地。村里边有多少个这样的小孩,就有多少个快乐天使,他们跑来跑去,把一串串笑声、炮花和年味散在寨子里,年花渐次地开了。

年花开的时候,便不许小孩子多说话。我小时候因为多说话,常遭大人们呵斥。母亲给我扯了新衣,我虽欢喜,却会愁眉苦脸道:“过年真花钱啊!”“住嘴!”

母亲怒道。我立马噤声,心中不解:“我这么懂事,咋也错了?”

母亲蒸一笼馒头,因火太大,裂开了,我惊呼:“呀,馍馍都蒸崩了!”“滚一边去!”

母亲炸油条、丸子,我站在锅边,流着哈拉子感叹:“得用恁多油……”“爬走!”于是,我记住了不能说“油多”,那说“油少”总不会错吧,老师说了,知错就改。

瞅母亲炸完了油条,我又很认真地改口道:“呀,油变这么少了?”话音刚落,我屁股上就挨了一柴火棍,母亲怒不可遏:“你就不能不说话?!”我立即眼泪哗哗流,左右都不是,哭哭都不对,叫人如何是好?

我愤愤不平地问母亲,那要怎么说话?!她说,小孩子不能多说话,要说也得说吉利话,穿新衣要高兴,油多油少不用你操心,至于馍嘛,要说成“馍笑了”!

哦哦哦,我明白了,蒸馒头无怪乎几种情况:白花花,金灿灿,光溜溜,或者馍馍笑了……

如果不挨训,过年实在是件开心事儿。不挨训就要少说话,说甜话。要少说话、说甜话,最好先吃几个糖火烧、芝麻糖,这样,要么像老灶爷一样被粘住了嘴,要么一张嘴,哇,嘴上像抹了蜜,这样就招人待见。

就此打住,烙糖火烧去喽!